

贵州

- 魅力关岭
- 神秘壁画
- 古遗文化
- 非物质文化遗产
- 移动文物
- 群众文化
- 新铺文化

关岭文化



Cultural of Guizhou Guanling

主编 / 翟冬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The Culture of Guizhou Guanling

贵州



关岭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贵州关岭文化 / 杨晓辉编.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221-12169-1

I. ①贵… II. ①杨… III. ①地方文化—介绍—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IV. ①K297.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6437号

贵州关岭文化

作 者：杨晓辉

责任编辑：康征宇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制 版：新华摄影图片社

印 刷：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5

版 次：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21-12169-1

定 价：3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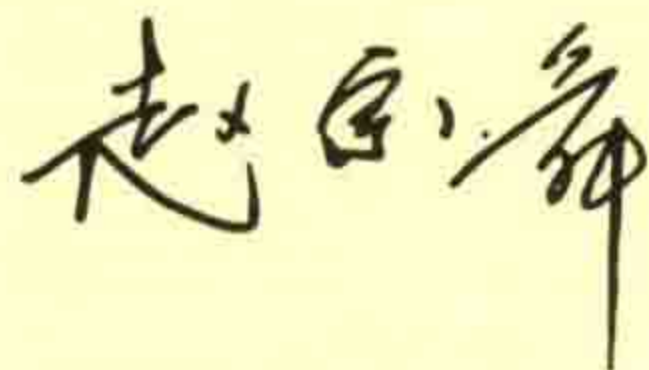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序

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中部偏西南方向，总面积1468平方千米，总人口375739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239721万人，占总人口63.8%，山川秀丽、物产丰富、人杰地灵、人民勤劳、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千百年来留下了许多文化遗产是全县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充分反映了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特征。

《贵州关岭文化》一书即将付梓出版，以飨读者，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立足当代、溯本求源、实事求是”的原则，系统地记载了关岭的历史和现实、自然与社会，客观地介绍关岭数百年的兴衰演变过程，可谓纵贯古今，融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理论性于一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更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这部

“贵州关岭文化”对于全县人民和外界认识关岭、了解关岭、宣传关岭都将起着积极作用，对后人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2014年9月17日

目 录



魅力关岭 01

- 01/ 丰厚文化内涵 彰显关岭旅游魅力
- 04/ 滇黔锁钥之关索岭
- 06/ 康熙亲笔御书“滇黔锁钥”

神秘壁画 07

- 07/ 千古之谜 红崖天书
- 12/ 花江崖壁画

古遗文化 14

- 14/ 关岭盘江铁索成抗战主要通道——二战钢桥
- 17/ 马马崖一级电站晒板龙遗址、尾巴田遗址发掘小结





非物遗产

28

- 28/ 布依族盘江小调
- 30/ 布依族土布制作技艺
- 33/ 关岭布依族服饰
- 38/ 关岭苗族芦笙舞
- 40/ 布依族“六月六”
- 42/ 关岭苗族服饰
- 44/ 布依族铜鼓十二调
- 46/ 布依族《摩经》

移动文物

49

- 49/ 保护红军布告的老委员——杨少堂
- 50/ 关索岭守御千户所百户之印
- 51/ 明宣宗朱瞻基大印
- 52/ 关岭民间的移动文物
- 53/ 中华民国时期使用的邮票

群众文化

54

- 54/ 关岭“多彩贵州”“安康”杯歌唱大赛
- 55/ 关岭自治县隆重举办“关岭人书关岭画关岭”
——“纪念建党90周年书画展”活动
- 59/ 关岭群众广场舞
- 60/ 新铺文化
- 61/ 中国贵州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
- 67/ 关岭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作
- 68/ 新铺乡文化走廊

丰厚文化内涵 彰显关岭旅游魅力

关山飞度 岭秀黔中

关岭，关索岭之简称。相传三国时关羽之子关索随诸葛亮南征孟获曾屯兵于此，县以岭为名。

关岭旅游资源丰富，境内有中国第一高桥坝陵河大桥，有“全国水利风景区”木城河，有被誉为“地球裂缝”的花江大峡谷，有层层重叠的滴水潭瀑布，有千古之谜的红崖天书等，特别是距今约2.2亿年的关岭古生物化石群，素有“古生物化石联合王国”之称，还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花江铁索桥”“上关灵龟寺”“花江崖壁画”“顶营城垣”等一批开发潜力巨大的旅游资源。关岭居住着22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59.96%，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民风民俗，民族服饰、饮食、建筑等各具特色，绚丽多姿。

在关岭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上，秀丽隽永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民族风情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近年来，关岭县委、县政府按照“工业强县、城镇带县、旅游兴县”的发展思路，进一步突出了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大力实施品牌带动战略，丰富旅游文化内涵，加强原生态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开发和利用，加快发展一批专业旅游城镇、旅游村组、旅游文化商品集散地，推动旅游产品多样化、规模化发展。

进入新的时期，沿着“大旅游”之路，关岭确定了“以旅游产业化为方向，着力培育第三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实施旅游兴县战略”的发展思路，提出要突出自然生态、民族风情、历史文化特色，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发展环境，培育市场主体，创立知名品牌，发挥综合辐射和带动效应，打造“黄果树国家公园核心区”，建成全省乃至全国独具影响的生态旅游集散地。

关岭旅游大幕徐徐拉开，按照“高品位、独特性、大景区”的思路；在因地制宜逐步推进的过程中，



全县旅游格局基本形成，旅游经济持续增长，旅游产业得到迅速发展。据统计，2012年，全县接待游客223.48万人次，同比增长39%，实现旅游收入10.79亿元，同比增长229.3%，全县旅游业发展驶上“快车道”！

关岭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底蕴深厚，传统艺术形态非常丰富。关岭人民十分珍爱先民遗留下来的文化宝藏，并给予了大力保护。

其中，“关岭苗族服饰”“关岭苗族芦笙舞”以其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独有的艺术美学价值，于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2010年12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关岭苗族服饰》一书，中英文对照、图文并茂地全面介绍了关岭五个苗族支系服饰，成为宣传关岭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一张文化名片，进一步扩大了关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2011年12月，关岭蒙古贞

民族服装厂被贵州省文化厅评为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为促进苗族服饰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2014年5月，“关岭苗族服饰”被贵州省文化厅命名为第一批特色文化产品苗族手工刺绣。

2005年，布依族“盘江小调”入选贵州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盘江小调”的旋律清纯优美，乐声悠扬宛转，悦耳动听，是当地布依族男女老少表达情感、歌唱生活的演奏曲。

.....

到目前为止，关岭共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项，省级项目11项，市、县级非遗项目22项。这些传承千百年的文化遗产是关岭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充分反映了关岭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特征。

着力文化建设 推动文化繁荣

关岭紧紧抓住国家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性机遇，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奋力构筑“精神高地”，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

关岭依托丰厚的文化底蕴，出版了《关岭文化旅游》丛书、《关岭苗族芦笙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推出一批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如“关岭苗族服饰”“留住记忆 传承文明”“盘江小调”“铜鼓十二调”等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推出一批具有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的文艺精品。加大对红崖天书、关索岭古建筑群、花江大峡谷风景名胜區、顶云文化园区项目建设，重点推进关岭“两个100个旅游景区”建设，依托旅游文化、三国文化、化石文化、非物质文化、人文文化等资源，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提高文化产业占全县生产总值的比重。

旅游文化新城呼之欲出

2010年10月，沪昆高速铁路关岭段在顶云乡开工建设。30年前创造了“顶云经验”的顶云，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沪昆高速铁路东起上海，西至云南昆明，建成后将成为我国最长的东西向高速铁路。沪昆高铁客运专线在关岭顶云设站，为关岭实施城镇化战略提供了新的机遇。



关索古驿道

关岭县委、县政府紧紧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加快铁路和高速公路网络节点上的中心城镇规划建设，加快发展城镇经济带，全面强化城镇集聚与辐射能力，形成中心集聚、连线拓展的集约发展态势，加快建设生态旅游景点型、绿色产业型、工业园区型、商贸集散型城镇。

随着关索新区的扩张和顶云新城区的崛起，一个生态旅游文化新城即将展现在世人面前。关岭以其独具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正成为黔中经济圈的西部门户和黄果树旅游圈的服务中心。

未来关岭，这块滚烫的投资热土必将迸发出新的活力，这颗耀眼的旅游明珠将更加璀璨夺目。

滇黔锁钥之关索岭

关索岭位于贵州省关岭自治县城东面1千米，修建于明初1338年，清代多次维修，“文化大革命”时被毁坏。相传因三国蜀汉将军关索随丞相诸葛亮南征，领兵驻守而得名。是滇黔古道上的咽喉之地，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气势。

关索岭有古驿道、御书楼、顺忠祠、双泉寺、坝陵桥五个景点建筑。古驿道依山就势，蜿蜒曲折，为黔滇古驿道最为陡峻险要的部分，东起坝陵桥，西止县城东边街口，全长5千米。道宽3~4米，梯级形路面，块石铺成。御书楼为关索岭第一关卡，城门洞宽3.5米，高4米。石砌城垣延伸至南北山腰，楼建于城门上。因清康熙二年（1663年）御书“滇黔锁钥”匾额悬于城楼，故名“御书楼”。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单檐歇山顶，楼前城门上设透雕柱栏板，今仅存城门及城墙。顺忠祠位于御书楼西北面，两址相邻。由前殿、两厢、大佛殿、僧房组成，占地2000平方米。殿前悬挂“神武一家”匾

额一块，系清代书法家孙竹雅所书。双泉寺位于关索岭东麓驿道旁，占地2000平方米，由围阅、前殿两厢、后殿、鱼池、石桥组成。因寺有两股终年不断的泉水（马刨井、刀把井）而得名。坝陵桥为关索岭起点，始建于明初，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重建，横跨坝陵河上，东西向，四孔石拱桥，长40米，宽5米，桥高4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被国民党溃军炸毁一孔，遂废。1982年县人民政府拨款3万元复修坝陵桥断孔，因工程质量差，当年被洪水冲溃而仅剩2孔至今。1985年11月2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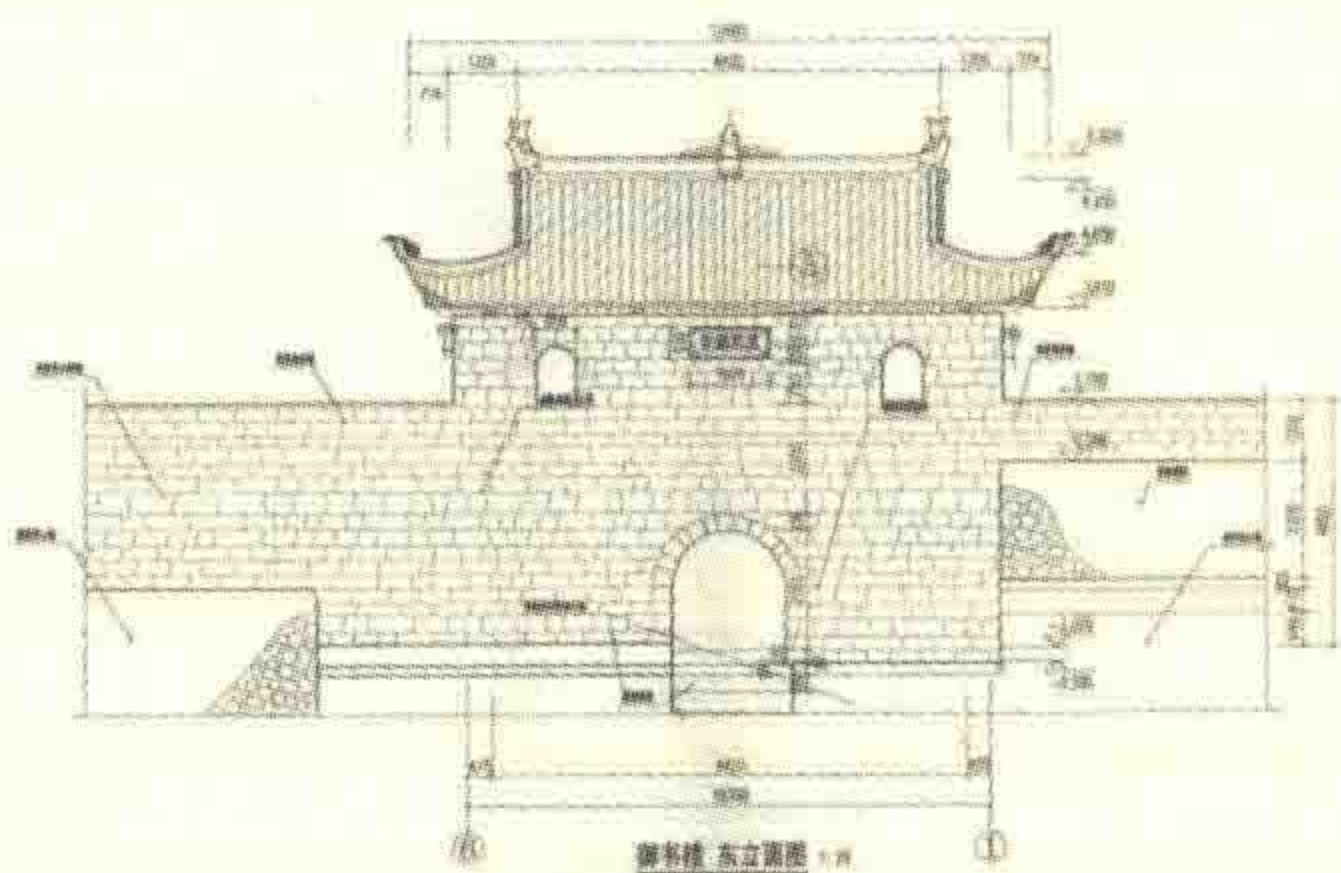
古驿道、御书楼、顺忠祠、双泉寺、坝陵桥五个古建筑以其丰富的历史内涵、精美的建筑艺术、独特的地域文化，成为安顺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关索岭是兼具军事功能和宗教特征（佛、道、儒并存）的古建筑群，它的研究，对中国历史乃至中国西南地区民族史、文化史、经济史、军

事史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古驿道为贵州古代军事、商贸之路、税赋和“夜郎”相关的历史提供必要的佐证。木石结构的御书楼，对研究古代建筑业、石刻工艺、历史人物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其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集建筑、雕刻、绘画、书法之精华为一体。顺忠祠在研究中国儒家文化、西方文化传播以及布依族苗族文化交流、宗教制度等方面是不可多得的民族文化遗产。双泉寺为研究中国古代民间建筑、木雕、石刻、砖雕、泥塑、庙宇、儒文化等提供了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是我县的历史遗存，是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坝陵桥在研究中国古代桥梁技术方面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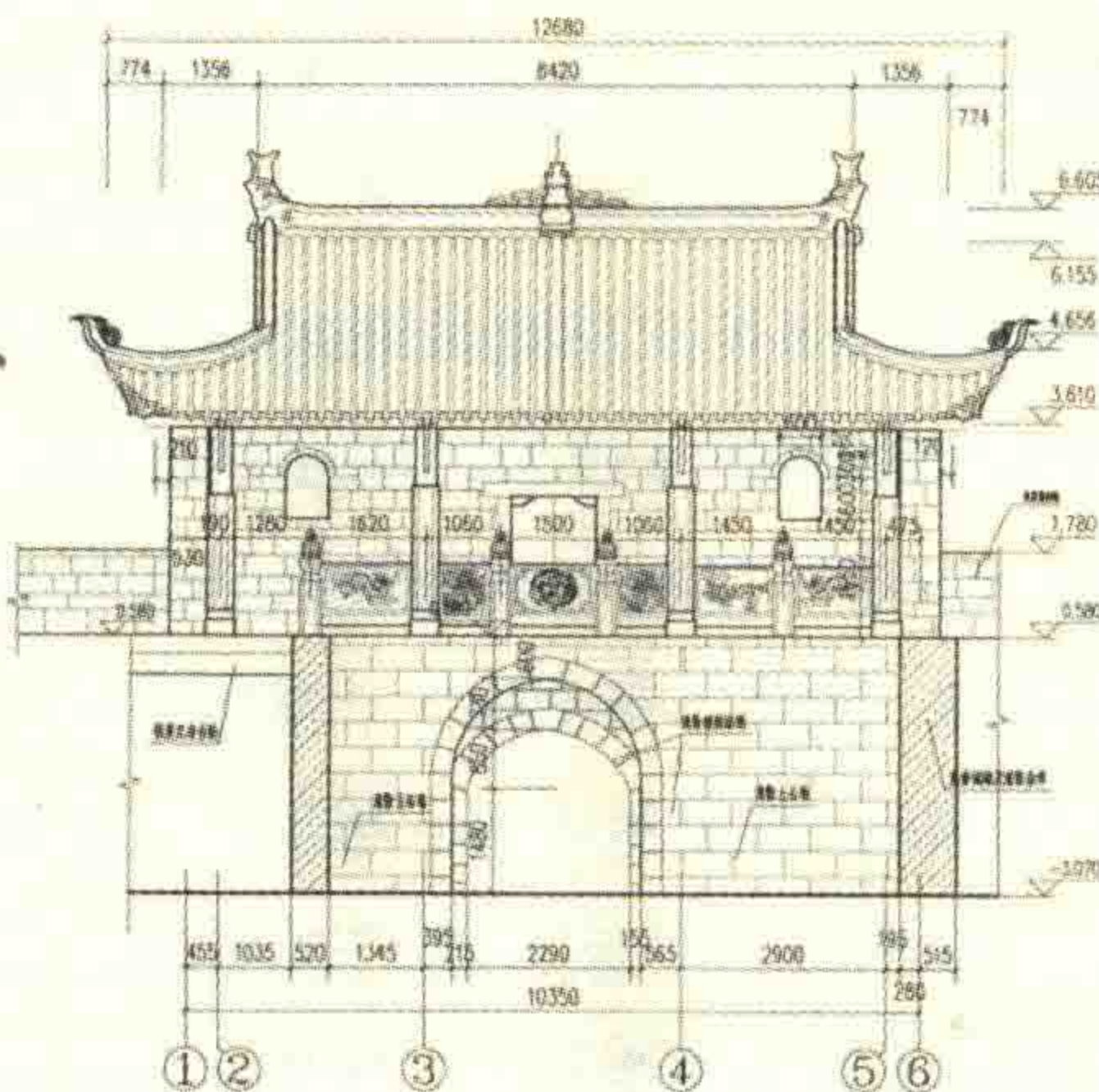
有效保护关索岭众多的古迹和文物，对传承历史文化精髓，继承儒家宗法思想和道德人伦，对研究汉族及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关系史、文化史、军事史以及研究汉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融合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关索岭历史悠久，与神秘的红崖碑遥遥相对，距气势雄伟闻名的黄果树大瀑布旅游风景区仅6千米，与三层滴水潭及世界第五高桥（坝陵河大桥）连为一体，集自然景观与人为景观为一体，关索岭也是三国时期的古战场。

2013年5月，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岭自治县鸡公背古驿道、关索岭古驿道、御书楼关台、北口古驿道、安隆古驿道、盘江桥石刻群6处文物成功捆绑申报为“国宝”，与贵州省其他县区及云南、四川

的古驿道一并捆绑列入古遗址文物保护单位类别“茶马古道”。在省文物局关心支持和关岭自治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下，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关索岭御书楼、顺忠祠修缮复原设计方案，顺利通过省文物局组织的省级专家审查，御书楼、顺忠祠需修缮复原资金400万元。我县正多方面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打造关岭城市文化品位，增强旅游兴县后劲，促进旅游文化产业的大发展。



御书楼东立面图



御书楼西立面图 1:75

御书楼西立面图

康熙亲笔御书“滇黔锁钥”

(贵州唯一的皇帝御书匾牌)

康熙帝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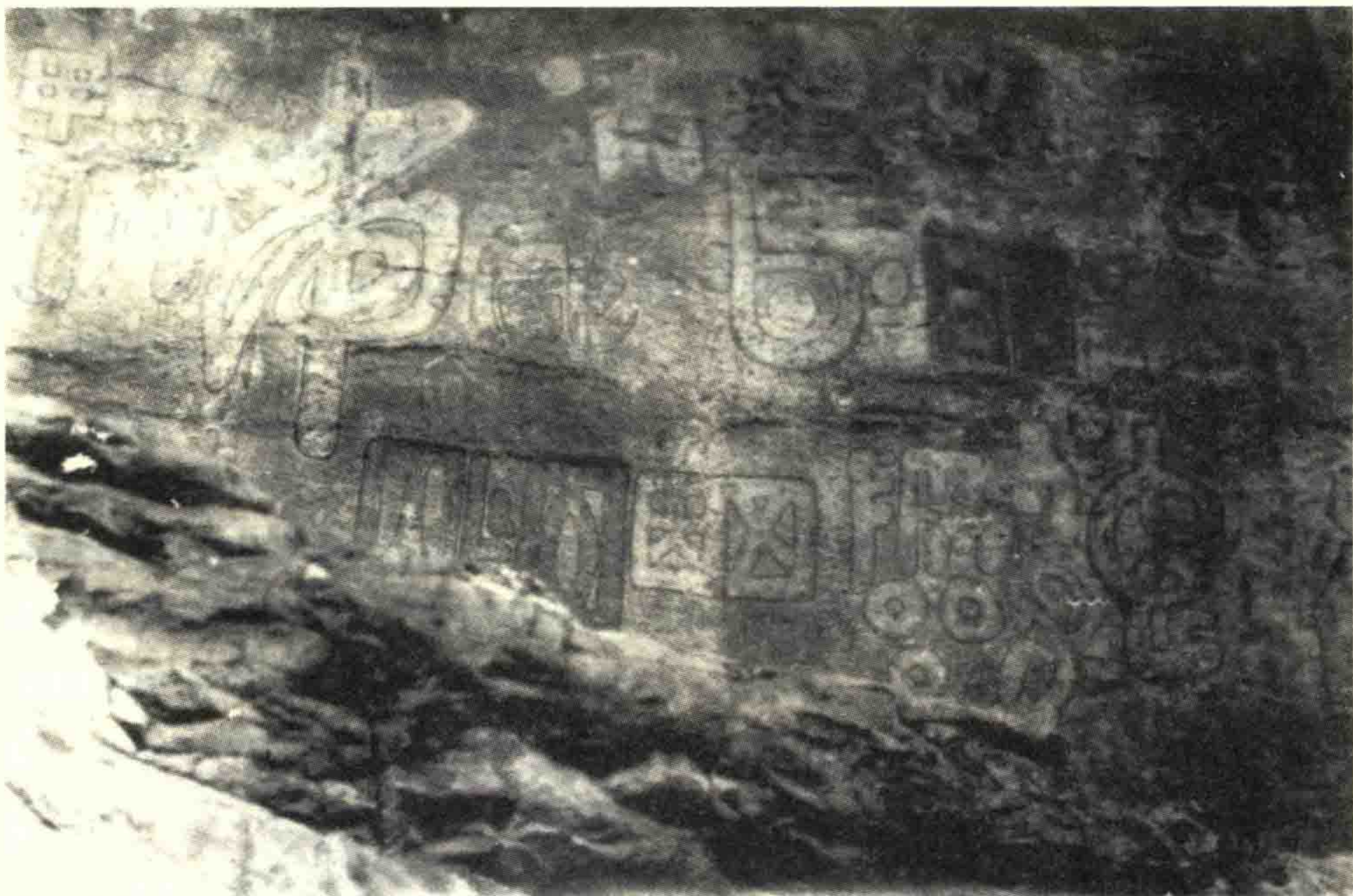
清圣祖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即康熙帝，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后人称其为“千古一帝”，他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

清康熙年间，在滇黔驿道必经之地的关索岭脊垭口处，有一方形“康熙御笔之宝”玺文——“滇黔锁钥”，是康熙皇帝当年专门为关索岭这座重点关隘亲笔御书，因此这座城楼也被称为“御书楼”。

康熙亲笔御书“滇黔锁钥”，是贵州唯一的皇帝御书匾牌。



康熙皇帝（1654年~1722年）



○ 民国时期的红崖碑

千古之谜 红崖天书

红崖古迹，俗称“红岩碑”“红崖天书”，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关岭自治县县城东15千米处的龙朝寨红岩山上，距安顺50千米，距黄果树大瀑布7千米，是黄果树风景名胜区主要景点之一。

红岩山临坝陵河大峡谷东岸，山脚下即是穿越坝陵河大峡谷的滇黔要冲——关索岭古驿道，相传诸葛亮南征曾驻兵于红岩山，在山上晾晒盔甲，故又名晒甲山。山上西侧有一壁石崖，红似火焰，在石崖北端一处宽10米、高6

米的崖面上，有一些形似古文字的赭红色遗迹，非镌非刻，非阴非阳，若字若图，如篆如隶，大者如斗，小者如升，横不成列，竖不成行，排列不整，错落参差，其笔画古拙，结构奇特，不可辨认。这就是被誉为“上侔禹碑，下陋秦石”的“南中第一奇迹”红崖古迹，因其诡异难释被人们称为“天书”而列为“中国八大神秘文字”（曾疑为伪作传世的《仓颉书》《夏禹书》，贵州的红崖天书、夜郎天书，四川的巴蜀符号和福建仙居的蝌蚪文，云南的东巴文书，

浙江绍兴禹庙的岫嵎碑)之一。

红崖古迹与黄果树大瀑布并誉为“黔中两大名胜”。古人撰有一联：

“白水如棉，不用弓弹花自散；红岩似火，未得薪烘焙自高。”将两大景融入一联，珠联璧合，得到曾为“颐和园”题写匾额的书法家严寅亮赏识，亲自挥毫书写此联置于黄果树观瀑亭上。

红崖古迹产生于何时，何人所为，所作何为，无人知晓。在当地民间流传一首歌谣：“红岩对白岩，金银十八抬。谁要识得破，雷打岩去抬秤来。”此说虽荒诞，却渲染了红崖古迹的神秘气氛。

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贵州举人邵元善游红岩山，写有《红崖》诗一首：

红崖削立一千丈，刻划盘回非一状。
参差时作钟鼎形，腾掷或成飞走象。
诸葛曾为此驻兵，至今铜鼓有遗声。
即看壁上纷奇诡，图谱浑疑尚诅盟。

《红崖》诗认为红崖古迹与诸葛南征教夷人图谱有关，导致以后300年人们都认为此遗迹为“诸葛公碑”。虽是一家之言，但此诗最早将红崖古迹昭示天下，由此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同时也拉开了红崖研究的序幕。

至清道光中期，宦黔官吏首倡考证红崖古迹，文士大儒群起响应，掀起了一股红崖研究热潮。这股热潮一直延续至民国初年。其间，清代著

名金石家赵之谦、叶易炽将红崖摹本收入全国碑刻著录。邹汉勋、刘心源、沈毓兰、莫友芝、冯志清、瞿鸿禨、姚华、任可澄均有摹本并加以考证、分辨，民间也有不少热衷于红崖天书的摹本收藏者，出现的摹本、复刻本、复制拓本以及木刻、石刻和民国时期古迹照片等不下数十种。在人们不断地探索和研究中，红崖天书的神秘气氛越演越烈，外国人也走进了红崖研究的行列。清光绪年间陈炬精印刘心源释本，日本驻重庆领事德丸作藏和学者鸟居龙藏获悉，先后来黔索书，将其带回藏于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及学校古寺中，引起日本学术界极大兴趣。法国汉学家雷柏茹和弗岚海尔两中尉受考察队长指派，也不辞辛劳进行实地考察。近代和当代学者丁文江、姚华、郭沫若、田汉、徐特立、裴文中、王静如等也投注极大兴趣潜心研究。清末民初可以说是近代红崖古迹研究的第一个热潮。

20世纪80年代初，安顺旅游业兴起，一批久负盛名的自然、人文资源得到开发和利用，红崖古迹因其名声和临近黄果树的区位优势，而成为最具旅游开发价值的人文资源纳入黄果树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之中，并列为重点开发和保护项目。伴随着大瀑布的开发，80年代新修车道直抵红岩山腰，并修建了红崖亭；90年代又在历代红崖古迹摹本中选出6种影响较大的摹本镌刻在原迹附近的岩石上，形成摹崖廊。从此，沉寂多年的红崖古

迹与大瀑布并驾齐驱，同时展现在世人面前，自然与人文两大名胜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20世纪90年代中期，安顺地区借景造势，“悬赏百万破译红崖天书”，又一次掀起了红崖古迹研究热潮。一些专家、学者的目光又投向数百年来考察未果的“红崖天书”，表现出极大的兴致参与到红崖研究中来，其中不乏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文字学家、考古学和历史学家、金石学家、文物古迹鉴定专家、地质学家乃至外国汉学家等等，他们实地考察，撰文著述，取得不少研究成果。省内出版了数本红崖研究专辑，各地报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研讨文章，虽然研究结果五花八门，但红崖古迹已经进入了专家学者深入研究的领域，走进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

在全国各大媒体的参与下，红崖研究热潮几乎波及整个中国、东南亚一带及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汉学界。1995年以来，除数以万计的普通游客外，专程前来红崖古迹进行实地考察的中外专家、学者达300余人。

自明代以来数百年，对于红崖古迹的研究可谓众说纷纭，其主要有以下几说。

“三危禹迹”说。史称禹导黑水至三危，莫友芝谓“南北盘江即黑水”，红岩山“适近二盘之会”，此“碑”系大禹治水至此所留遗迹。瞿鸿禨称之为“红崖禹碑”，“可与衡岳禹碑、太学石鼓鼎足而三，横绝古今”。

“殷高宗伐鬼方纪功碑”说。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安顺府志》总修邹汉勋对遗迹进行考证后提出“考其文义，当为殷高宗伐鬼方还，经其地记功以刻石。土人以其在诸葛营旁称之为诸葛碑，非也”，“殷高宗伐荆楚，深入其阻，遂西伐鬼方，三年克之。自荆楚入鬼方必经南中，故纪功之刻在斯也”。邹汉勋释文曰：“维踣秋，尊齿威虐，王迺还卣方，卣旅竭，东蹈义幡，南鬼（fú鬼）。”此说刘心源、陈烜等人附和之，称其“造语质朴简古”，“书法雄强奇肆”，“非秦汉石刻所能仿佛”。

“诸葛碑”说。此说源于当地土人。因红岩山临古驿道，这一带地名及传说故事多与三国诸葛亮相关，如关索岭、孟获屯、诸葛营、孔明塘等等，故当地人自然而然将这世人不识的“天书”与“超凡入圣”的诸葛亮联系起来，谓之“诸葛武侯碑”。又有《华阳国志》“诸葛为夷人作图谱”故事佐证，当地文人邵元善、张世雄、谢庭熏等以“碑”文类似牛马樽酒幡盖之形，则认为是“诸葛武侯教夷人图谱之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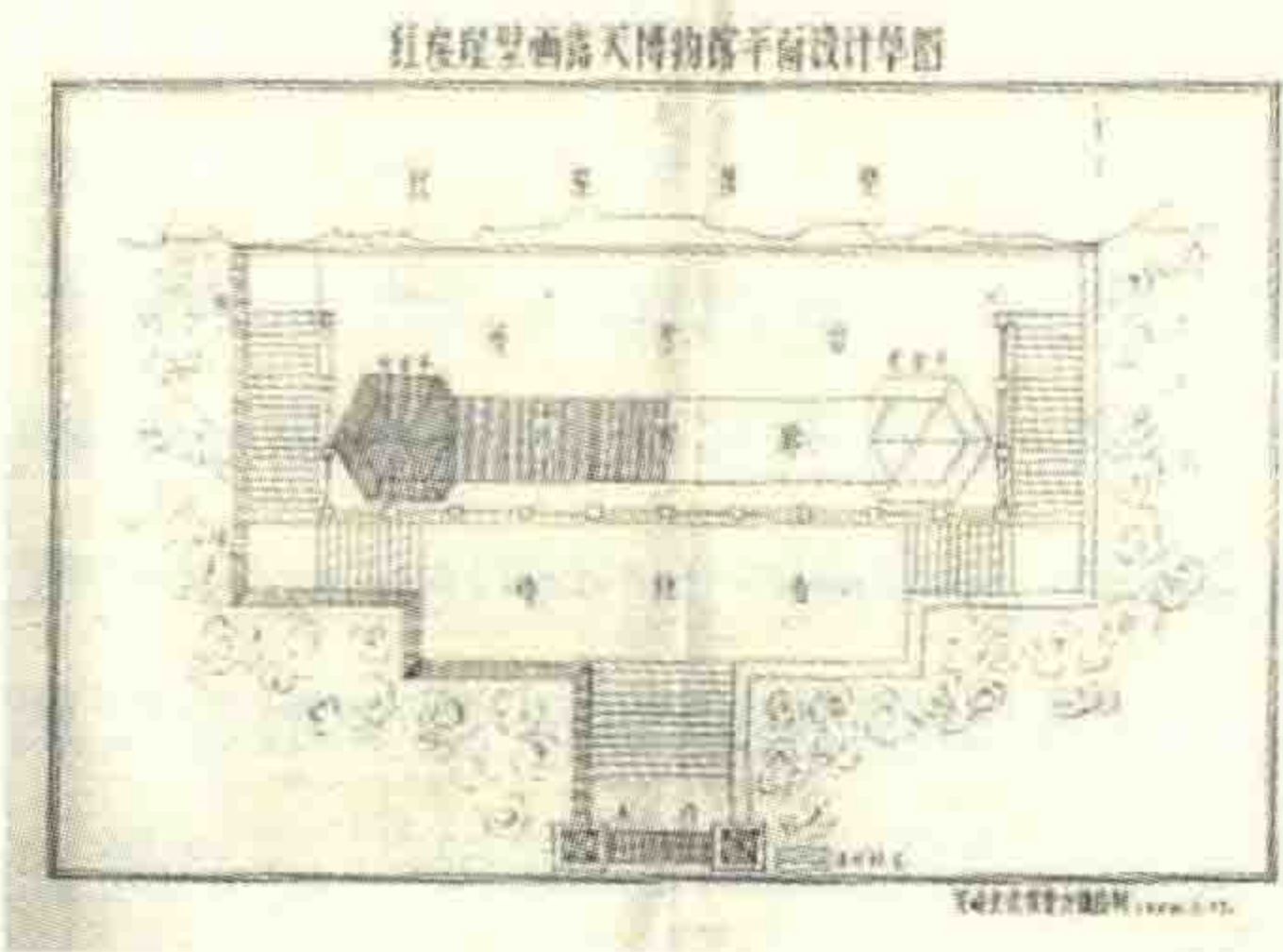
“少数民族文字”说。主要有赵之谦、任可澄“苗文古书”“爨文先声”两说，前者无具体论例，后者推测“较其结体字势，颇类爨文”，而关岭一带自汉以来久为“卢鹿族之居地”，故该碑“或竟出于此族”。今人又有“古彝文”之说，认为是彝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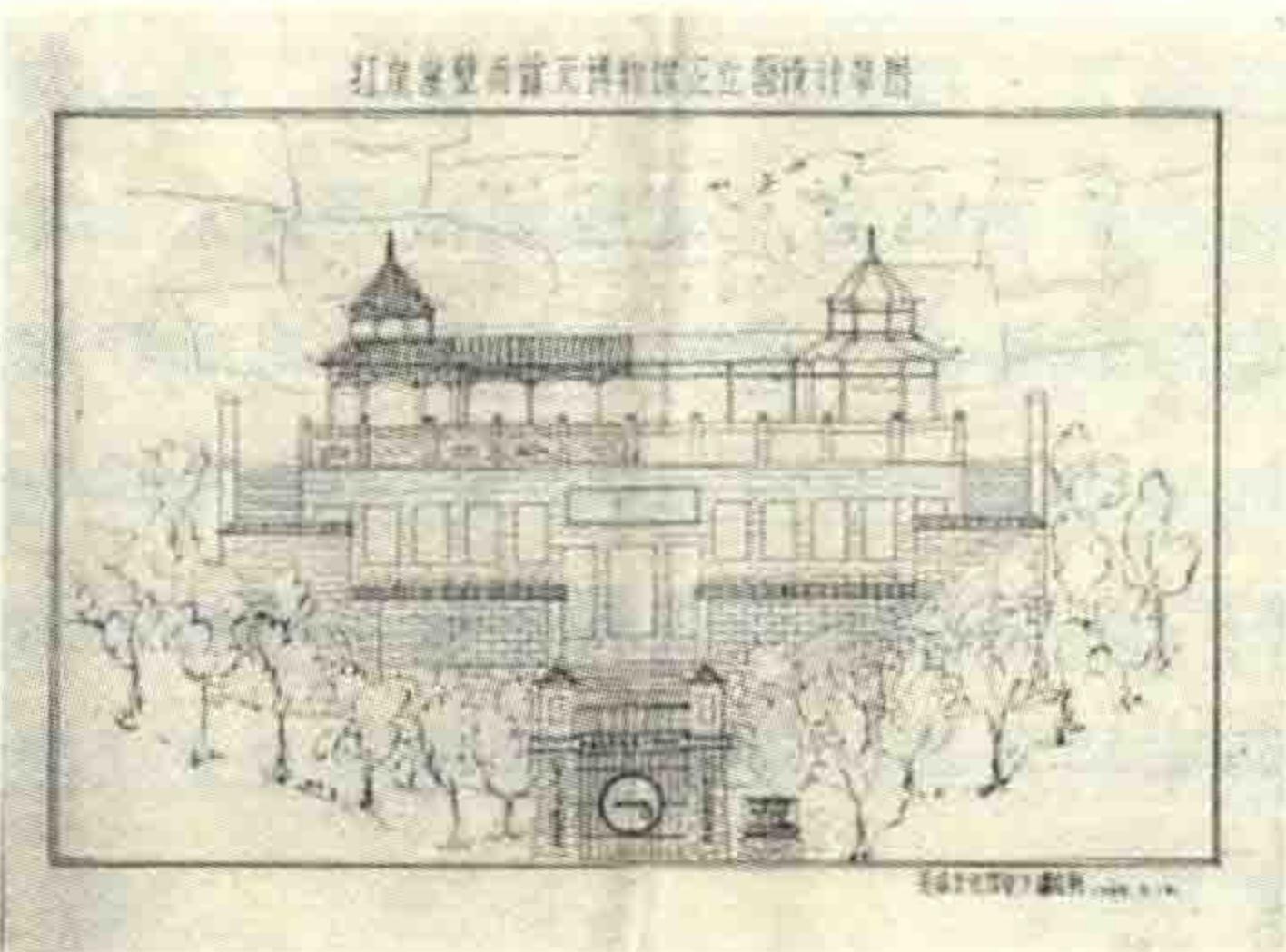
红崖崖壁画露天博物馆平面设计草图



关索岭、红崖碑坐落地势、交通略图



红崖露天崖壁画博物馆远视设想图



红崖崖壁画露天博物馆正面设计草图

先民打了胜仗，打牛庆功时留下的遗迹。也有人根据彝文《济火纪功碑》的出土，考证为六祖时代（225年前后）济火联结部族留下的遗迹，谓之“彝汉结盟修好碑”。

“自然石花”说。此说以丁文江为代表，姚华持类似观点，认为该碑不能以书籍读之，“意者石质中若含朱砂水银之属，故字青石赤，其地脉之潜籀乎”？法国人雷柏茹和弗岚海尔实地考察后，对红崖是否是文字也表示怀疑，认为“文字非镌刻而成，乃书于石上者，不受风霜雨露之侵袭，而谓石上文字出于远古，历久不没，使人不能无疑”。

此外，近年一些学者考证为“汉字隐语”，认为是为了表达某种隐蔽的含意，采取添加、省减、移位、图释等方法书写的汉字，且“书写年代与明建文皇帝遁踪云贵大有关联”。有人则认为是明永乐年间蒋廷瓚所为；有人认为是清初吴三桂藏宝图；还有人认为与清慈禧发动的宫廷政变有关，系百余年前的遗迹。其他神秘杂说也不少，如“道家符篆”说、“菩萨显现”说、“巫师古书”说、“外星人遗迹”说、“天界碑”说、“金符志”说等。有人称，根据“宇宙信息”和碑文所示，可发掘古代超前科技和超前文明的实物遗存。又有人说是“藏宝图”，也有人释为“夜郎卦经”，还有人谓此“天书”可提示人间祸福。

在众多的说法中，有依据考究的

“正说”，也有臆猜断想的无稽之谈，终究未有哪一家之说得到过公认。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学者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研究这一“千古之谜”，试图揭开它的神秘面纱。然而，又一个更大的谜团遮住了所有研究者的目光，这个谜，即是红崖古迹原迹之谜。

红崖原迹早已不复存在，有自然风化的原因，更有人为破坏的因素，后者是罪魁祸首。

咸丰年间，已经在崖壁上保留了不知多少年的碑文仍“文若朱画，并非镌刻，岩原剥寸许，笔画如新”（《永宁州志》），而在此后百余年崖上遗迹几乎消失殆尽，专家认为自然风化不至于此，那么是谁作的孽呢？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永宁知州涂步衢受上级之命拓取红崖碑文，即令团练罗光堂办理此事。因红崖碑非镌刻无法捶拓，罗光堂便采用桐油拌石灰勾勒字体，待凝固后再拓取碑文。此举引起了黔中乡绅学子的极大愤慨，扬言要以破坏古迹罪联名上告罗光堂，后涂步衢惧怕，一边压制舆论，一边派人抹去石灰。桐油石灰凝固后坚硬如石，不易抹去，不得已又采用最愚钝也是破坏性最强的办法，用沸水浇淋，用金属器具铲凿。经过一番折腾，岩面斑驳，原迹面目全非，字迹难辨。自此，红崖古迹再也经不住风雨，渐渐退去。此案后不久，贵州提督徐印川为了千古留名，在红崖碑文中央书一草体“虎”字，又致红崖变得不伦不类。鱼目混珠也

罢，画蛇添足也罢，其名留下了，却是骂名。

今天，再也看不到红崖古迹原貌，崖壁上几点淡淡的红色，印迹若有若无，能看到的只是历代相传的各种红崖古迹摹刻版本。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省文化部门拟以红崖古迹为依托，在红岩山上筹建“崖文化博物馆”，将省内有代表性的岩画、崖书和摩崖石刻乃至摩崖造像等崖壁上的文化遗存，集中在此复制展出，供人观赏和研究，同时也为关岭旅游增加一道迷人的人文景观。建成“贵州崖文化博物馆”。

世界上已发现岩画5万多幅，最早绘于四五万年前。云南沧源岩画有图像1000个，广西花山岩画有图像1900多个，贵州全省各地共有岩画图像1000多个。将全国岩画、崖书、摩崖各种版本复制出来，在红崖碑下面修建红崖露天崖壁画博物馆。我县文化馆曾方镛在1988年5月18日完成红崖崖壁画露天博物馆正立面设计草图，以及关索岭、红崖碑坐落地势、交通略图，对关岭红崖天书、关索岭修复起着重要作用。重点打造“旅游兴县”，提升关岭文化魅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建成坝陵河生态100个旅游景区，建成全国唯一的以红崖古迹命名的“红崖崖壁画露天博物馆”，以供人观赏和研究，同时也为黄果树风景区增加一道迷人的文化旅游景观。